



• 贾万超

山匪

贾万超

山  
匪
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一九九〇年·北京

## 内 容 说 明

旧社会把人变成鬼。这个主题思想并不新鲜。但是，通过《山匪》里的主人公曹昌久一生的遭遇，却活生生地揭露了这个现实。小说中的曹昌久本来是一个朴实、勤劳的农民，但是被官兵土匪所迫，竟铤而走险，自己也成了一个杀人越货的土匪。小说可贵之处在于通俗而不庸俗。其紧张之处，令你目不遐接；其吸引人之处，让你读来津津有味，既写土匪的穷凶极恶、奸诈多端而又不诲淫诲盗。

责任编辑：黄伊于 现章

山 匪  
Shan Fei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新华书店 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64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12 插页 2

1990年2月北京第1版 199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 
印数 0,001—7,600

ISBN 7-02-000927-1/I·925 定价 3.75 元

# 目 次

开 篇 .....	1
第一章	
一 祸从天降 .....	7
二 震动曹家沟的新闻 .....	9
三 热闹的婚礼 .....	12
四 曹二癞子的美梦 .....	16
五 麻柳树下响起枪声 .....	19
六 老族长喝退匪徒 .....	21
第二章	
一 可怖的捷径 .....	25
二 水田中的生死搏斗 .....	27
三 兄弟悲逢 .....	31
四 城隍庙里的怪叫声 .....	34
五 杀出一条血路 .....	37
六 寡妇收留了他 .....	41
七 混乱中的安静 .....	43
八 夜奔 .....	46
第三章	
一 那黑影是雀斑脸 .....	48
二 大花狗舍命保主 .....	52
三 在斧头下找到生路 .....	54
四 青凤失踪 .....	57

五 土匪头子否认事实	60
------------	----

## 第四章

一 大花狗出走了	67
二 独闯蛤蟆山	69
三 神蛤蟆的传说	72
四 老实人和匪首较量	75

## 第五章

一 一颗复仇的心	79
二 她向他吐露春情	81
三 不速之客	86
四 南华老祖显灵	88
五 走向罪恶第一步	91

## 第六章

一 老鹰山上	95
二 独眼龙的劝告	98
三 初显威风	101
四 手下留情	104
五 曹雷公赴宴	106
六 老实人再次和匪首较量	108
七 啄啄炮打不响了	111

## 第七章

一 暗器发挥威力	115
二 决斗	117
三 随波飘流的老鸹藤	121
四 迟到的营救	125
五 被糟踏的女人	127
六 野狗啃尸	129
七 夫妻团聚	131
八 狐狼的眼睛	134

九	此地不可久留 .....	137
<b>第八章</b>		
一	那野狗不咬青竹标 .....	140
二	驼背老头讲的故事 .....	143
三	青竹标堕入情网 .....	147
四	曹昌久执迷不悟 .....	149
五	虎口脱险 .....	152
六	恩人的馊主意 .....	154
<b>第九章</b>		
一	青凤再次失踪 .....	158
二	苦蒿丛中的女尸 .....	161
三	第二个仇人是谁 .....	165
四	阴谋对阴谋 .....	168
五	青㭎坡 .....	172
六	李麻子失算 .....	176
<b>第十章</b>		
一	跛脚军师自投罗网 .....	182
二	在枪口下谈判 .....	186
三	豺狼的日子 .....	190
四	该死的人没有死 .....	194
五	苦恶鸟的叫声 .....	197
<b>第十一章</b>		
一	豁嘴回“娘家” .....	201
二	噩耗 .....	204
三	情探 .....	209
四	去吊脚楼“打买卖” .....	213
五	一群叫化子征服一群土匪 .....	216
六	独眼龙再次劝告 .....	219
七	她再次向他吐露春情 .....	225

八 新的山寨王	230
第十二章	
一 七个亡命徒	235
二 双方的眼睛都盯住银行	240
三 要龙灯狮子的人	241
四 血战前的平静	244
五 出路被封锁	248
六 血溅猪市坝	252
第十三章	
一 幸存者	259
二 鬼通科的如意算盘	263
三 贼心不死	265
第十四章	
一 牵骚羊的人走进银行	269
二 警察局里的爆炸声	273
三 半麻袋钞票	276
第十五章	
一 巫老板义重如山	280
二 在刑具下	285
三 独眼龙舍身救朋友	288
四 不该贪吃那杯酒	292
五 老警察讨好年轻寡妇	294
六 巨额钞票被扔掉了	297
第十六章	
一 巫老板惹火烧身	301
二 收买“烂滚龙”	305
三 赌棍的表演	308
第十七章	

## 第十八章

- 一 大军压境 ..... 314
- 二 从家狗到野狗再到疯狗 ..... 317
- 三 决战前夕 ..... 319
- 四 牛儿炮发怒了 ..... 322
- 五 筵席后面有杀机 ..... 325

## 第十九章

- 一 鸡脚神报告山外情况 ..... 330
- 二 举棋不定 ..... 334
- 三 在炮声中幽会 ..... 339

## 第二十章

### 第二十一章

- 一 他扯起“九路军”旗号 ..... 347
- 二 悔过自新还来得及 ..... 349
- 三 走向罪恶第二步 ..... 352
- 四 被打死的是农会主席 ..... 356

### 第二十二章

- 一 莽林中游荡的孤魂 ..... 357
- 二 一颗“哑巴”子弹 ..... 360
- 三 逃亡 ..... 365
- 四 陈家兄妹高抬贵手 ..... 368
- 五 闯过死亡线 ..... 372

## 开 篇

公元一九八三年五月三日。

吃过早饭，我倒了杯浓茶，关上门，打算一鼓作气地把编辑部催得很紧的一篇作品修改出来。这段时间来人太多，一篇几千字的短文，停停写写，弄了十几天也未脱稿。今天，我要狠下一条心，谁来敲门也不开。

谁知我点上一支香烟，刚坐下拿起笔，外面便响起敲门声。

我坐着不动，权当没听见。

“笃笃笃！”来人未走，还在敲门。敲门声很轻，象是个胆怯的女孩子敲门似的。

不管那么多！我集中精力在稿纸上写起来。

“笃笃笃！ 笃笃笃……”

外面的人不厌其烦地敲着门。敲门声依然很轻。“笃，笃！ 笃，笃！ 笃，笃……”敲门声渐渐节奏严密，没完没了的响下去。

我的情绪被破坏，无法写下去了。看样子来者似乎听见我不小心碰撞桌椅的声音了，知道屋里有人。我叹了口气，憋着满肚子火，站起身朝门边走去。拉开门，见走廊上站着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头。

我冷冷地问道：

“你找谁？”

“请问：曹斌住在这里吗？”老头欠了欠身子问道。他的声

音跟敲门声一样小心翼翼，神态也显得有些不安。

“我就是曹斌。”我回答。

“你就是曹斌？啊呀！我到底找到你了！”老头忧郁的眼睛里一下子闪射出两道欣喜的光，“我是你的大哥！我找你找了几个钟头了。你们这个宿舍区楼房的编号真乱，六十幢在东，六十二幢在西，而且新编号和老编号混杂……”

我把这位满脸红光、慈态可掬、穿一身军便服的陌生老头审视了一遍。他显得非常激动，但我仍然以冷漠的态度对他说道：“你是我的大哥？可我……并不认识你。”

“你的老家是在边沿县曹家沟吧？”他反问我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这就对了，证明我没说错。”他兴奋地解释起来，“我的父亲和你的父亲是堂兄弟。我叫曹昌久。我解放初就参军离开曹家沟了。那时你还是个光屁股娃娃，用手道拐横着在脸上抹鼻涕……”

我把他让进屋里。

坐下后，我热情地向他递过去一支香烟。他慌忙站起身子，摆摆手说他早就戒烟了。我把桌上那杯还未喝的浓茶端起来递给他。他急忙站起来，双手捧过茶杯。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很谦恭，脸上也流露出受之有愧的神色。

他喝了两口茶水，说道：“我最近才转业。我本不想转业的，但上面动员我非转业不可……这次，我回了趟老家，村里人谈到你在成都工作，我就要了你的通信地址，返回家时，顺便来看一看你。不容易呀，但到底见着面了。”

在他说话时，我一边打量他一边思忖：他叫曹昌久？是我的堂兄？我过去回老家探亲，曹家沟的人怎么从没有提起过他来？他解放初参军最近才转业？从他那富态的神韵看

去，说不定是个什么大官呢！转业？只有在部队上工作的人离职才称之为转业。他六十多岁才转业，很可能是个团长或师长。不然，他一定是个地方干部，县长或局长之类的人物。目前正在搞改革，动员老干部离休……想到这里，我的情绪振奋起来，我为我们曹家沟能出现一个当官的人感到荣幸，尽管他已经转业了。

看来这一天的时间又“泡汤”了，我便把桌上的稿纸收起来，塞进抽屉里。

“大哥，你从什么部门转业的？”我以敬重的口吻问道。既然他自我介绍他是我的堂兄，我也就直接这么称呼他了。

“我这里有证明。”他微笑着说道，接着从衣袋里取出一张折叠成方块的证明书。

我接过来展开一看，不由得惊愕起来：上面写的是曹昌久“刑满就业”！

原来他是个劳改释放犯！

我把证明书退还给他。当他伸出双手接证明书时，我这才发现他的右手缺了食指和中指，左手的大拇指也没有了。我的心猛然悸跳了两下。

“早晓得有个兄弟在成都工作，转业那天我首先就要来看望你。”他快活而又歉然地说道。

过去，那种受了什么委屈或冤枉而政策又未落实的人，爱来找我帮写申诉之类的材料。他今天登门，不会没有这层意思吧？他也许不是“反右”时候挨了整，就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受了冤枉。我揣测了一阵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是不是遭了冤枉，找我帮你写上诉材料？说吧，我是乐意帮这种忙的。”

“不不。我没遭冤枉。”他习惯地摆摆手，“我认为政府对我判得还轻了一些，再判重点，也应该。真的，我内心里没有

丝毫的怨言。”

“你劳改了多少年?”

“二十年。我实际在劳改农场蹲了二十七年。”他用双手抹抹脸上细碎的汗珠，以轻松的语调说道，“从农场出来以后，过去那些老朋友的家，我都去过了。他们没想到我还活在人世上。”

见他的脸上挂着满意的笑容，我沉思了一会儿，便问道：“你犯了什么罪?”

“我杀了人。”

“哦?”

“我不是杀一个人，而是杀了九个。”

我顿时浑身毛骨悚然。天哪! 想不到这位一脸慈祥的人，竟然是个杀人凶手!

“是啊。害了九条人命，才判二十年徒刑，对你的惩罚是太轻了。”我喃喃地说道。

“政府对我这样宽大，我永生永世是感恩不尽的。”他埋下头去，声音有些颤抖。

“你解放前参加了国民党军队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参加人民解放军以后当了叛徒?”

“也没有。我在部队上还立过功哩。”

“那……你杀的是坏人?”

“我杀了坏人，也杀了好人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干?”

“这叫我怎么说呢? 唉，真是一言难尽。”

“你哪一年作的案? 在什么地方?”

“解放前，我杀过土匪头子，也当过土匪头子; 我枪毙过伪

保长，也整死过村农会主席；在朝鲜战场上，我干掉过敌人的哨兵，也卡死过同班的优秀战士……”

“你是在给我讲你编造的故事吗？”我打断他的话，以审视的目光盯着他。

“不不。我说的全是真实的事情。”他喝了口茶水，用粗糙的手掌抹了抹嘴角，“在劳改农场，一次抢险我立了功，减刑五年。不久，我断送了看守所一位干部的性命犯了新的罪，又加刑十年。后来我救过一个女犯人，又打死了公社一个农民。除了上面这些而外，我在男女问题上也犯有罪过。真的，我今天没说一句谎话。”

我用充满敌意的目光盯着他：“你怎么屡教不改：旧社会干坏事，解放后被‘专政’了还要继续行凶？”

“唉，我大概是灾星投胎来到这个人世上的吧。”他苦笑了一下，“我害了别人，自己也没过上好日子。唉，我这几十年差不多是在荒唐中度过来的。现在总算好了，我从前所做的一切，都象噩梦那样一去不复返了。”

我沉默少时，问道：“你的两只手怎么残废的？”

“右手的两根指头是我自己拿斧头砍掉的。左手的大拇指……唉，几句话说不清楚。”他说着，撩起裤管，让我看他腿上的几个大伤疤，“象这样的伤疤，我的腰上、背上还有不少哩。”

“你能不能把你的经历说出来让我听听？”

“可以。只怕要耽搁你的时间了。”

于是，他陈述了他震撼人心的生平①。

---

① 我用收录机把他讲述的话全录制了下来。这部作品所表现的曹昌久这个原型人物，至今还健在，住在四川都江堰市青城山下。

听完，我的心久久不得平静。他既是受害者，又是害人者；既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又是一个魔鬼般的可怕倒影！

现在，我把他陈述的悲惨而又充满哀恨的故事整理了出来，公诸于世，想通过对这一荒唐人物的功罪评说，以他从善到恶，又由恶还善的心灵变化，尝试性地探索一下人类社会前进的复杂轨迹……

# 第一章

## 一 祸从天降

公元一九四七年农历端午节前夕。

四川东部边沿县赵家坝东面有一户人家，只有母女俩。母亲的名字叫什么，谁也说不清楚。她娘家姓张，丈夫姓赵，因此，比她年岁大的人都管她叫“赵张氏”或“张家妹”；比她年岁小的人则称她为“赵大嫂”或“张大姐”等。这称呼太杂乱，且不去管它。却说这“赵张氏”有个独生女儿，名叫赵青凤，人才长得十分美貌。她刚满十七岁。三沟两岔的大户人家都托媒人登门来提亲；一些舀水不上锅的穷汉子也抱着“碰运气”的态度，主动跑去赵家大献殷勤，丢下自己该做的事不做，而为这母女俩挑水劈柴干农活，那股卖命的劲头远远超过不知疲倦的强壮牲口。居孀多年的“赵张氏”近两年的情绪一直沉醉在幸福愉快之中。她被众多的提亲者弄得眼花缭乱，不知找个什么样的女婿好了。有个靠养一头猴毛公猪过日子的满脸雀斑的穷光棍，他想青凤想得要命，每天都要牵起他那头瘦骨嶙峋的猴毛公猪去赵家坝转一转，只要看上她一眼，便心满意足了。他明知道自己无法得着她，于是总想把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痛苦和仇恨发泄出来。一天，这雀斑脸牵起猴毛公猪到了赵家，对赵青凤说：“青凤妹子，你长得比七仙姑还要漂亮，凡人都不配做你的夫君。我这头公猪是美男子天蓬元帅猪八戒

的弟弟。你嫁给它最合适。它骚劲很大，每天能搞你几十次。你和它配种生出来的后代，一定能捞着好价钱。”说完，拉起公猪便朝门外逃去。青凤被这个无耻之徒侮辱人格的话气哭了。她的母亲则怒火冲天地抓起屋角的高粱秆扎成的扫把，挥舞着一口气追骂了雀斑脸两道田坎。

有关这母女俩的其他情况，这里便不多说了。

且说这年端午节前的一个晚上，“赵张氏”和女儿吃过晚饭，性格文静的青凤把她白天从山沟里挖回来的两大把陈艾和菖蒲，用水洗干净后放进水缸里泡着，等到端午节那天，再把它挂在大门两边。端午节在门上挂陈艾、菖蒲是四川农村人的传统风俗习惯。就在这时，外面响起大花狗“汪汪汪”的狂叫声，紧接着三个彪形大汉“咣当”一声推门进屋，又急速把门关上。被关在门外的大花狗用脚爪子“扑扑扑”地抓着门，在外面咆哮、怒吼。

这三个不速之客，是蛤蟆山上的棒老二<sup>①</sup>。其中的黑脸汉子是远近闻名的棒老二头子曹雷公。另外的两个黄脸汉子是他的保镖。

“青凤妹子，我早就想登门来拜望你和你母亲，但一直没抽出时间。”曹雷公笑着说道，“大概你听说过曹雷公这个人吧？鄙人便是曹雷公。”

看着突如其来的三个彪形大汉腰杆上都别着盒子炮，又听黑脸汉子自我介绍是曹雷公，青凤象见了魔鬼似的顿时吓得昏倒在地。她的母亲也吓得三魂丢了二魂，跌跌撞撞地扑过来扶起女儿。

“请不必害怕。我曹雷公今天来，不会伤害你们母女二人

---

① 棒老二：即土匪。“棒老二”和“棒客”，这两种叫法都含有当地人骂土匪的意思。

的。”曹雷公以客气的口气说道，“我今天只是来提亲。如果青凤妹子愿意当蛤蟆山‘压寨夫人’的话，三天后我托媒人正式来下聘礼。请放心，我这是明媒正娶，而不是强行把人抢上山去。”

说罢，曹雷公拉开门，带着两个保镖扬长而去。大花狗在黑暗中追逐着三个棒老二，发出凶恶而又恐怖的狂吼声。

这一夜，母女俩拥抱在一起直哭到天亮。棒老二头子来如风，去如雨，虽说没做出无礼行动，但她们预感到一场灾难顷刻之间便要降临了。青凤哭成了个泪人儿。她哽咽地说：“妈，你……让我死吧。”

“要死……我们母女二人就一起死。没有了你，我也……不想活了……”母亲哭着，一只手把女儿搂得紧紧的，一只手颤抖着来回抚摸女儿那浓密的黑发，“不过，孩子，我们先不要想到死……先想主意。能躲过这场灾难就尽量躲……”

“妈，你让我去姑妈家吧？我躲在姑妈家里，从此永远不和外人见面……”

“你姑妈家也不保险。那些棒客的嗅觉比我们的大花狗还要灵敏，用不了几天他们会找去的……去找你姑妈出出主意倒是可以。”

这母女俩已吓懵了头。天亮后，她们便急急忙忙地朝赵家坝南面走去，连门也忘了锁……

## 二 震动曹家沟的新闻

离赵家坝不远的曹家沟发生了一桩爆炸性新闻：曹二癞子和赵家坝的青凤结婚了！

男婚女嫁本是人类生活中不足为奇的常事，为什么曹二